

# 黄土高坡窑洞

□许志杰

在台北阳明山永公路旁,有一所特别的房屋,它位于路边的山林中,却又半隐半现于山坡之上,猛地一看,与陕甘宁地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十分相似。是的,这就是一所按照黄土高原民居样式建造的房屋,它的主人是来自黄土高坡,人称“山西王”的阎锡山。追随蒋介石,阎锡山曾经风光一时,被委任为蒋介石政权“行政院长”、“国防部长”等要职。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,他住在台北丽水街,但是赋闲在野的阎锡山感觉丽水街地处闹市,过于喧嚣,于是,他到台北近郊的阳明山寻地建窝,希望过隐居山林的“野鹤”日子。经过一年的选址建造,第二年,窑洞建成,阎锡山就与家人和部分下属一起搬了进去,从此与外界尤其是政界断绝来往。1960年5月23日,阎锡山病逝,终年77岁。

阎锡山是北洋军阀时期晋系霸主,与同时代军阀不同的是,阎锡山并非一介鲁莽武生。他是清末陆军步兵科举人出身,虽是武举人,但也读过私塾,诵过四书五经、写过大仿,喜欢舞文弄墨。从他留下的墨迹可以看出,阎锡山的书法功底十分厚实,配得上清末举人这个头衔。他还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,1930年5月19日,阎锡山登上了著名的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封面。之前,只有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三位中国人上过《时代》杂志封面。之后的半个多世纪,也只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宋美龄等17位中国人再上《时代》杂志封面。阎锡山之所以登上《时代》杂志封面,是因为那时候的阎锡山猫在山西不出山,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政策,给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。《时代》杂志这样写道:他是一位真正的“和平军



阀”,作为山西省的“模范督军”,他实际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。2004年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山西史纲》一书,对阎锡山的“独立王国”予以认可。书中这样描述,自1917年9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山西省长开始,他就将山西置于北洋军阀政府之外,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自成体系,对外以“保境安民”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,筑起军事堡垒。阎锡山个人一再表态:“一不入党派,二不问外省事,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,要服从中央命令,要保卫地方治安。”

实际上,后来的阎锡山还是“食言”了,他不仅联合冯玉祥与蒋介石大打对攻战,失败后又心甘情愿地投入蒋介石的怀抱,接受各种委任。当然,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立马翻脸,撸了他的实职,给了一个“总统府资政”的虚职。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世风格了解得门儿清的阎锡山,知道老蒋玩的是什么把戏,干脆找个地方躲起来,省得惹出是非。阎锡山说:“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侵袭,建茅屋于金山山麓移居以来,想起内地冬暖夏凉,不怕风雨的窑洞来。”因为想念家乡,于是仿造

山西窑洞式建筑,还将房子命名为“种能洞”。阎锡山解释“种能洞”的来由是,他一向以种能观察宇宙,为配合自己的宇宙观而命名“种能洞”。隐居山林,阎锡山在“种能洞”著书立说,阐述自己的大同世界理念。他当年从台北丽水街搬到“种能洞”时,带了一部分跟他从山西老家到台湾的忠实追随者。阎锡山过世之后,他的家人移居美国,这些同乡仍然住在这里,并负责照看整理“种能洞”的环境,直到前几年这些老人去世。2004年“种能洞”被台北市文化局指定为市定古迹,2011年由阎伯川先生纪念会代表家属捐赠给台北市政府,现在归属台北市文化局管理。“伯川”是阎锡山的字,阎伯川先生纪念会是阎锡山过世之后,由他的旧属、同乡联合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,该组织出版了很多阎锡山纪念日便举办相关活动。

阎锡山故居“种能洞”的隐蔽性太强,加之标示牌也不清晰,致使“三过其门而不入”。据参与“种能洞”设计建造的阎锡山旧属介绍,为了防止外来势力的攻击,“种能洞”的屋顶、外墙都留有机枪射击口,窗户内外侧都加装钢板。“种能

洞”居高临下,是绝佳的军事要地,房子的砖墙和楼板进行了加厚处理,一般的机关枪子弹是打不透的,整个建筑物普通大炮也炸不烂。阎锡山之所以这么做,既为防外,也为防内,怕蒋介石对他下手。整个房子只有五个房间,包括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。建设之初,这里不通水电,吃的是自己打出的井水,用电则是靠一辆淘汰的旧卡车发动机发电,一直到1954年才正式通电通水。阎锡山就是这样一个人,风光无限时,享尽荣华富贵;身处低谷,也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存在。台湾作家李敖曾经到“种能洞”采访阎锡山,看到他最后的生活状态,遥想当年“山西王”之威风,禁不住感叹阎锡山“能伸能屈”。阎锡山的女儿后代很多,却没有留在台湾居住的,他在世时就把孙辈送到美国读书,由此可见阎锡山对于离开故土的内心矛盾。

在山西省定襄县城东北22公里的河边村,现在被定名为河边民俗馆的阎锡山故居,依然保存完好。这座始建于1913年、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完工的豪宅,相比台湾的“种能洞”的门可罗雀,这里可谓“热闹非凡”。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前来游览,仅门票每客50元的收入,足以维持全部所需开支。当年,蒋介石、冯玉祥都曾在这里住过并品尝山西丰富多彩的面食。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率领共产党的大队人马“进京赶考”,途经这里,也曾借住几日。他们就是从河边村阎锡山的家一路东去安营西柏坡,进驻北京城的。

岁月在蚕食着人们的记忆,历史在风雨飘荡之中老而弥坚。从河边村到“种能洞”,阎锡山的岁月过去了;从“种能洞”再到河边村,刻在岁月上的历史清晰可见……

(本文为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

名言言

## 我的“读书无用论”

□陈冲

倡导全民阅读,肯定是一件该做的事,但不一定是好事。读书的理想状态,应该是阅读成为每个人的自然需求,等到已经要靠别人来倡导了,能不能倡导得动,就不一定了。有利可趋的事容易倡导,而读书却是无用的。

这个话,反过来说更容易理解:必须是无用的才叫读书,有用的那叫学习。初民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获取食物还未必能吃饱的时候,是不读书的。那时候也没有运动。须得有了一定的多余的时间和精力,人类才知道运动,然后再知道读书。运动也是无用的,有用的那叫劳动。其实读书也是一种运动。用来消耗多余体力的,叫体育运动;用来消耗多余脑力的,可以叫脑育运动。

体育一旦成为职业,就不是运动而是劳动了。你看媒体报道某个世界冠军当年训练时如何刻苦,那就是在表扬他的劳动态度好。我从小爱打球,好几种球类都比较擅长,还进过不同级别的代表队,打比赛、拿名次,但从来没有媒体表扬我,因为那都是打着玩儿,无用。这种思维很要命,其结果就是中国没有了“体育界”,只剩下体育部门了。同样道理,中国原来是有“读书界”的,就是一大帮喜欢读书但只是读着玩儿的人,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只有作家协会了。作家协会的人读书得算劳动,不能算运动。至于有些作家协会的人也不读书,那是劳动态度问题,跟农民种地不浇水不施肥是同样性质的问题。

现在科学发达了,人——绝大部分人吧——都有了多余的体力和脑力,需要干点无用的事,以便把它们消耗掉。所以人们才需要体育运动和脑育运动。这两项运动能成为人们的自然需求,是因为它们虽然无用,但是能让人们快乐,还能增强体质和智力。体育运动的快乐,就在于它能让人们的身體处在一种放松、自由、活跃的状态。大妈们为什么对广场舞上瘾?没别的,就为这个。你给她们编一套标准动作,没用的,顶多只对那些想把广场舞也变成一种劳动的少数大妈有效。同样,脑育运动的快乐,就在于它能让人们的大脑处在一种放松、自由、活跃的状态。你给人们编一些标准答案,专讲那些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的道理,没用的。人们从阅读中得不到快乐,得不到大脑的放松、自由和活跃,很自然的选择就是——不读了。

脑育运动比体育运动难办的地方,就是体育只要运动就能增强体质,脑育却不是只要读书就能提高智力。教育的最大失败,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专爱看那种让人变傻的书。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的“网络文学”,唯独在中国兴旺发达,便是一例。

所以,在倡导全民阅读时,区分真倡导与假倡导的最好标准,就是看它是在强调读书如何如何地有用,有五大好处、八大好处、十大好处,还是坚持读书无用。

(本文为著名作家)

碎碎念

## 埋怨母爱

□杨进峰

一阵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。我看了一眼手表,才早上六点,谁这么早打电话呀?我上夜班,早上一般都睡到十点以后才起床,熟悉的人都知道,我很不情愿地接起了电话。

“妈被诊断为肺癌,可能没些时日了,你快回来看看妈。”哥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我的心脏仿佛一下子停止了跳动,手颤抖得拿不住手机,思维仿佛也僵住了,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。过了几秒,我终于缓过神来。

十八岁离开家乡,顶多也就每年春节回一趟老家看看母亲,这二十多年过去了,细想起来,我还没有陪母亲逛过一个景点,也没给母亲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,顶多也就是年年给母亲寄点钱回去,春节回老家给母亲买点营养品之类。

记忆中母亲一直是个絮叨的人,比如要尊敬老师、要认真学习、要和同学搞好关系、不要看课外书、不要贪玩、不要欺负女同学之类的要求和约束。也可能母亲如此严厉的要求,让我一直有逆反心理,总对母亲的约束怀有抱怨,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母亲的感受。

记得高中时,我住校。高一那年因为元旦临近,学校突然决定把周六和周日移到和元旦假一起休息。母亲见我双休日未能回家,走了十几里路赶



到学校来找我。看到母亲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,提着一布兜馒头和一瓶咸菜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给我,我的脸一下子羞得通红,感觉母亲的穿着让我在同学面前丢尽了脸。我连忙拉着母亲走到一个没人的角落里没好气地说:“妈,谁让你来的呀!你快走吧。”尽管我如此对待母亲,然而,往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,母亲依然还是给我送馒头来。

刚参加工作,每月工资也就三百多元,但我年年给母亲寄五百元。八年过后,我结婚时,母亲却把我寄给她的钱一分没少还给了我,还添了两千元。我问母亲哪里来这么多钱,母亲说,这几年你寄给我的钱,一分没花都给你攒着,准备你

娶媳妇时用。我一下子怒气上来了:“这点钱放在现在能干什么?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花掉呀?”我不但没有感谢母亲,还有一个劲地怨母亲糊涂。

我固执地长大,母亲迅速地衰老。曾经对母亲无理地埋怨,让我愧疚。母亲至今还未用过手机,看的还是一台十多年前买的十八英寸二手电视机。我还没有陪母亲逛过街,买过衣服,更没有给母亲洗过脚,也没有和母亲坐下来说说知冷知热的话。想到这里,我的心酸痛,连忙起身去买回家的车票。

从一个省赶到另一个省的乡村医院,我看到母亲笑盈盈地半躺在病床上,母亲说:“这么远的,我给你哥说让他千万不要对你说我病了,怕耽误